编 辑 说 明

梁斌（1914—1996）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多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方农村生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斗争，涉及多种体裁，尤以长篇小说为最。

《梁斌文集》收入作者的四部长篇小说、一部自传和两部专集，以及部分未曾收入专集的作品，编为七卷：

第一卷　《红旗谱》（《红旗谱》第一部）

第二卷　《播火记》（《红旗谱》第二部）

第三卷　《烽烟图》（《红旗谱》第三部）

第四卷　《翻身记事》

第五卷　《一个小说家的自述》

第六卷　《笔耕余录》

第七卷　《集外集》　集外文　附录

《梁斌文集》卷次的编排，长篇作品在前，作品集在后；集外文按体裁分类，以作品发表或写作时间为序。对两部专集的体例，做了必要的调整。文中必须作注处，注明"编注"，未注明者均为作者自注。作者的另一专集《春朝集》中，作者本人的文章均见于《笔耕余录》，故未以专集收入；该集中他人对作者的访问记，以附录编入。对收入文集的作品，均做了必要的文字加工。

作者亲属对《梁斌文集》的编辑方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在此特致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5 年 4 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红　旗　谱

《红旗谱》第一部

一

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

那时小虎子才十几岁，听说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宅院后头，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是千里堤。堤上有座河神庙，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矗立在地上，有两人高。伸拳一敲，嗡嗡地响，伸直臂膀一撞，纹丝儿不动。

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钟上铸了满下子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村乡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看看，伸手摸摸。年代久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影。钟上映出朝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上了一层绿色的釉子，黑油油的。

小虎子听得说，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一片好奇心，走上千里堤，看了一会子古钟。伸出指头蘸上唾沫，描绘钟上的花纹。他自小为生活忙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不知走过多少趟，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心里想："怪不得，好大一座铜钟哩！也闹不清到底能卖多少钱，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他看完了钟，一口气跑下大堤，走回家去。一进门，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

父亲说："土豪霸道们，欺侮了咱几辈子啦！你想，堤董他们当着，堤款被他们吞使了。不把堤防打好，决了口，发了大水，淹得人们缴不起田赋银子，他又要损坏这座古钟！"

另一个人，是父亲的朋友，老祥大伯的声音："又有什么办法？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要砸钟卖铜顶赋税。也好，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这个年月，一拿起田赋百税，还不是庄户房子乱动？"

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暴躁，小虎子扒着窗格棂儿一望，父亲坐在炕沿上。撅起小胡髭，瞪着眼睛发脾气。听得老祥大伯说，猫着腰，虎虎势势跑前两步，手巴掌拍得呱呱地响，说："我那大哥！我那大哥！这还不明白？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是要砸钟灭口，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那四十八亩官地！"

老祥大伯打嘴上拿下旱烟袋，扬起下巴，眨巴着眼睛，想了老半天，豁的明白过来，愣了半天，才说："可也就是！自从他当上堤董，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北头栽上芦苇。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说到这里，沉下头去，下巴拄在胸脯上，翻来覆去思索了老半天，猛抬起头来说："可谁又管得了？"

父亲脸庞忽的望下一拉，说："谁又管得了？我朱老巩就要管管！"

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望天上一挥一扬说："管什么？说说算了，打官司又打不过人家。冯兰池年轻轻就是有名的刀笔。咱庄稼脑袋瓜子，能碰过人家？"

父亲气呼呼，血充红了眼睛，跺脚连声："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

朱老巩，庄稼人出身，跳跶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这人正在壮年，个子不高，身子骨儿筋条，怒恼起来，喊声像打雷。听得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齿打着得得，成日里喊出喊进："和狗日的们干！和狗日的们干！"不知不觉，传出一个口风："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出头拼命了！"

那天黄昏时候，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心里想："顶公款，就等于独吞，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看看日头红了，落在西山上，夜暗像一匹灰色的轻纱，从天上抛下来。他一个人，连饭也没吃，走到小严村，去找严老祥。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看见朱老巩走进来，低头搭脑坐在台阶上。她说："老巩！算了吧，忍了这个肚里疼吧！咱小人家小主，不是咱自个儿事情，管得那么宽了干吗？"

朱老巩说："一听到这件事情，我心气就不舒。冯兰池，他眼里没人呀！"

老祥大娘说："算了吧，兄弟！一辈子这么过来了，还能怎么样了人家？"

朱老巩说："不，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得跟他弄清楚！"说着话儿，看看天黑了，严老祥还不回来，他拿起脚走出来。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他也没听见，一股劲儿走回锁井镇。

一进村，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看见朱老巩从黑影里走出来，往前走了两步把他拉住。拽到门楼底下，把门掩上，说："大侄子！我有个话儿跟你说说。听呢，算着。不听，扔在脖子后头算了。"

朱老巩说："叔叔说的话，我能不听！"

朱全富摸下胡子说："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铜钟，伸一下子大拇手指头，是真的？"

朱老巩点着下巴说："唔！"

朱全富猫下腰，无声的合了一下掌，说："天爷！你捅那个马蜂窝儿干吗？我知道你爹、你爷爷，几辈子都窝着脖子活过来，躲还躲不及，能招是惹非？哪有按着脑袋往火坑里钻的？"

朱老巩说："我知道他厉害，人活百岁也是死，左不过是这么会子事了！"

朱全富摇摇头说："别，别呀！好汉子不吃眼前亏，那么一来，你就交上歹运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朱老巩和朱全富，在黑影里说了一会子话。朱老巩说："要说别的，我听你。说这个，我主意已定！"

说着，他放下朱全富，走出大门。回了家，也没吃饭，坐在炕沿上呆了半天。等虎子和他姐姐吃完饭，睡了觉，他从门道口摘下把铡刀，在磨镰石上磨着。

夜里，小虎子睡着睡着，听得磨刀的声音。他睁开大眼睛，趴着炕沿一看，父亲眯缝起眼睛，在一盏小油灯底下，悄悄磨着那把铡刀，磨得刀锋雪亮。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看他，鼓了鼓嘴唇，说："唔！虎子！明儿早晨，你立在千里堤上看着。嗯！要是有人去砸钟，快来告诉我。嗯！"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话，眨巴眨巴眼睛，把脑袋缩进被窝里。第二天早晨，他早早起了炕，抱着肩胛足了足劲，走上千里堤。他学着大人，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在杨树底下走来走去，走了两趟又站住。

眼前这条河，是滹沱河。滹沱河打太行山上流下来，像一匹烈性的马。它在峡谷里，要腾空飞蹿，到了平原上，就满地奔驰。夏秋季节，涌起吓人的浪头。到了冬天，在茸厚的积雪下，汩汩细流。

流着流着，由西往北，又由北往东，形成一带大河湾。老年间，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就是这千里堤。堤下的村庄，就是锁井镇。锁井镇以东，紧挨着小严村和大严村。锁井镇以西，是大刘庄和小刘庄。隔河对岸是李家屯。立在千里堤上一望，一片片树林，一簇簇村庄。

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听见林子北边芦苇索索地响，秋风起来了！

秋天过了，村庄里没有柴草，土地上没有谷捆。泛滥的河水，在原野上闪着光亮。西北风吹起，全家大小还没有遮冬的衣裳。他搂起双膝，坐在庙台上，想睡一刻。河风带着凉气吹过来，吹得大杨树上红了黄了的叶子，扑棱棱飘落下来。白色的芦花，随风飘上天空。

他看到堤坝上的枯草,在风前抖颤,身上更觉冷飕飕的起来。

正睡着,堤岸那头过来两个人,说着话儿走到跟前。他们把油锤和盛干粮的褡裢放在庙台上,每人抽起一袋烟,吧嗒着嘴唇围着铜钟转。小虎子一下从梦里跳起来,愣怔眼睛看了看,返身跑下堤,蹚起蹶子跑回家来,拍着窗格棂说:"爹!爹!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

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听得说,用手指头试试锋刃,放在一边,皱起眉头想了想,拿脚走上长堤去。他猫下腰,直着眼睛,看着那两个人,压低嗓音问:"你们想干什么?"

铜匠是两个小墩子个儿,翘起下巴,看着朱老巩说:"砸钟!"

朱老巩问:"钟是你们的?"

铜匠说:"花了钱就是俺的。"

朱老巩往前走了一步,又问:"你钱花在谁手里?"

铜匠说:"花在冯堤董手里。"

朱老巩怒气冲冲,大声喊叫:"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去砸冯堤董。看谁敢动这座古钟!"登时红了脖子,气愤得鼓动着胸脯。

铜匠瞪了他两眼,不理他。两个人悄悄吃完干粮,脱下蓝布棉袄,提起油锤就要砸钟。朱老巩二话不说,叉开巴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说:"去你娘的!"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骨碌子,滚在地上。铜匠爬起来一看他这个架势,不敢跟他动手。转身跑下千里堤,去叫冯兰池。

当时,冯兰池才三十多岁,是锁井镇上村长,千里堤上堤董,是个长条个子,白净脸。这人自小儿是个吃饭黑心,放屁咬牙,拉屎攥拳头的家伙。他穿着蓝布长袍,青缎坎肩,正在大街上铺子门口站着,手里托着画眉笼子,画眉鸟在笼子里鸣啭。他正歪着头儿,眯缝着眼睛品鸟音。听说朱老巩阻拦卖钟,左手把衣襟一提,一阵风走上千里堤,打老远里就喊:"谁敢阻拦卖钟,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

朱老巩看见冯兰池骂骂咧咧走了来，把两条胳膊一绷，拍起胸膛说："我朱老巩就敢！"

冯兰池把画眉笼子在柳树上一挂，气势汹汹，扭起脖根轴子问："谁他娘裤裆破了，露出你来？"

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鼓了鼓鼻头，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说："姓冯的，你把话口儿说慢点！"他瞪起眼睛，鼓起胸膛，气得呼呼的。

这是人命事，四十八村的人们听得说，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这座钟，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群群，一伙伙，缕缕行行走了来。不凉不酸的人，来瞧红花，看热闹。心不平的人，来站脚助威。堤岸上，大柳树林子里，挤得乌压压人山人海。大家暗下里议论："看他们霸道成什么样子？""想骑着穷人脖子拉屎？看不平了就上手呀！"

小虎子站在庙台上看着，心上鼓起小鼓儿，害怕闹出大事来。听得人们谈论，觉得父亲干得好，心上一直助着劲。

朱老巩睖睁着眼睛，看了看四围热情的乡亲们，合住虎口，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说："姓冯的，你来看……"他扯起冯兰池走到铜钟跟前，手指戳着钟上字文说："钟上明明刻着："……明朝嘉靖年间，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空口无凭，铸钟为证……'你不能一人专权，出卖古钟！"他越说越快，直急得嘴上喷出唾沫星子。

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他倒竖起眉毛，抖擞起脸蛋子，麻沙着嗓子说："哇！住口！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并不关别村的事。你朱老巩为什么胳膊肘子往外扭？好事的人们要在钟上铸上字文，居心讹诈！"

他这么一说，气得朱老巩暴跳起来，摔过他的右手，又抓起他的左手，说："呔！胡吣！仗着你冯家大院财大气粗，要霸占官产……"他抡起右手，往大柳树林子上画了个圆圈。

冯兰池看朱老巩恼得像狮子一样，心里说："他真个要想跟我动武？"镇定了精神，把辫子盘在帽盔上，把衣襟掖在腰带上。撇起嘴说："不怕你满嘴胡吣，现有红契在我手里。"伸手从衣袋里掏出文书来。

朱老巩一见四十八亩官地的红契文书，眼里冒出火星子，啪的一手朝红契文书抓过去。冯兰池手疾眼快，胳膊一抽，把红契文书塞进怀里。朱老巩没抓住红契文书，拍了拍胸膛，说："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自从你当上堤董，凭仗刀笔行事，变成你冯氏的祖产。冯兰池呀冯兰池！今天咱姓朱的要跟你算清老账，要是算不清楚，我叫你活不过去。"

冯兰池一听，脸上腾的红起来，恼羞成怒，猛地一伸手，捋住朱老巩的领口子。他瞪起眼睛，唬人说："朱老巩！你血口喷人，不讲道理。有小子骨头，来，试试！"冯兰池火起来，五官都挪了位置。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拉到大柳树林子里。四十八村的人们，齐大伙儿跟到大柳树林子里。两个人，一递一句儿，冯兰池满口唇舌掩盖，搁不住朱老巩利嘴揭发，翻着冯家老账簿子，一条一理儿数落，羞得冯兰池满脸飞红。他又把朱老巩从柳树林子拉上千里堤，四十八村的人们，也拥拥挤挤跟上千里堤。冯兰池举起手，指挥铜匠说："来！有我一面承当，开锤砸钟！"

这时，小虎子在一边看着，他气呀，急呀，两眼睁得滴溜圆。看着冯兰池，凶煞似的，拽得父亲流星拨拉地。他眼角上挂着泪珠子，攥紧两只拳头，撑在腰上，左右不肯离开他爹。

四十八村的人们，对着这个令人不平的场面，掂着手可惜这座古钟的命运，替朱老巩捏着一把冷汗。铜匠刚刚举起油锤要砸钟，人群里闪出一个人来。这人宽肩膀，大身量，手粗脚长，手持一把劈柴的大斧子，横起腰膀走上去，张开大嘴说："你砸不了！"

人们一看，正是严老祥。

这刻上，朱老巩慌忙跑回家去，扯出那个铡刀片。他一行跑

着，大声喊叫："老祥哥，不能让他们砸了这座古钟！"喊着，又跑上大堤。

铜匠脱了个"小打扮儿"，重又举起油锤。朱老巩跑上去，把脑袋钻在油锤底下，张开两条臂膀，搂护着古钟说："吓！要砸钟，得先砸死我！"小虎子一看，油锤就要击在父亲的脑壳上。他两步蹿上去，搂紧爹的脑袋，哭出来说："要砸死我爹，得先砸死我！"

铜匠干睁着大眼，不敢落下油锤。

四十八村的人们，眼睁睁看着，偷偷落下泪来。朱全富说："天爷！瞎了我的眼睛吧，不要叫我看见。"老祥大娘哭出来说："咳！欺侮死人啦！"

小虎子两手抹着眼睛，他想不到父亲披星星戴月亮，做了半辈子苦活，走到这步田地上！

冯兰池还是坚持要砸钟，嘴上喷着白沫，说出很多节外生枝的话。他说："官土打官墙，钟是全村的财产，砸钟卖铜顶公款，官司打到京城，告了御状我也不怕。"

朱老巩反问了一句说："锁井镇上，大半个村子土地都是你冯家的，顶谁家公款？"这时，他横起眉棱下了决心。闪开衣裳，脱了个大光膀子。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总了个糖扭儿。他叉开腿，把腰一横，举起铡刀，晃着冯兰池的眼睛。张开大嘴喊着："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

老祥大伯也举起大斧子说："谁敢捅这铜钟一手指头，日他娘，管保他的脑袋要分家！"

冯兰池瞪睁眼一看，怔住了。朱老巩和严老祥，就像两只老虎在他眼前转。冯家大院，虽然人多势众，也不敢动手，只得打发人请来了严老尚。

严老尚，绰号严大善人。这人气魄大，手眼也大。庚子年间，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放火烧了教堂，杀了外国的传教士。在这一方人口里还有些资望。乡村里传说，这人骨头挺硬。有一天，他正

开着“宝”,开到劲头儿上,用大拇指头捺上了一锅子烟,说:“嗨!递个火儿!”旁边一个人,用火筷子夹个红火球儿走进来,问:“搁在哪儿?”严老尚把裤角子往上一捋,拍着大腿说:“放在这儿!”那人咧起嘴角说:“嘿!我娘,那能行?”严老尚把眉毛一拧,仄起头儿,指头点着大腿说:“这,又有什么关系!”红火球在大腿上一搁,烧得大腿肉哧溜溜的响,他声色不动。

这个大高老头子,弓着肩,提条大烟袋,走上千里堤。看见朱老巩和严老祥逞着打架的式子,捋着他的长胡子,笑花了眼睛,说:“干吗?青天白日在这里耍把式,招来这么多人,不像玩狗熊?”

朱老巩气愤愤说:“我看看谁敢损坏这座古钟?”

严老祥也说:“谁要损坏这座古钟,他就是千古的罪人!”

严老尚冷笑一声,说:“哼哼!狗咬狗,两嘴毛罢啦!”伸出右胳膊,挽住朱老巩的左手,伸出左胳膊,挽住严老祥的右手,说:“一个个膘膘楞楞,一戳四直溜的五尺汉子,不嫌人家笑话?”说着,往严老祥瞪了一眼。严老祥给他扛过长工,见严老尚拿眼瞪他,垂下头不再说什么。他俩跟着严老尚走到大街上荤馆里。严老尚叫跑堂的端上酒菜。

小虎子还是一步不离,跟着他爹,心里扑通乱跳,又是害怕,又是激愤。

严老尚嘴唇上像撂上油儿,比古说今,说着圆场的话儿。朱老巩坐在凳子上喝了两盅酒,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盯住哆哆嗦嗦端着杯子的手,静静愣住。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好像油锤击在他的脑壳上。大睁了眼睛,痛苦的摇着头,像货郎鼓儿。冷不丁抬起头,抖擞着手儿说:“嗨!这油锤击在铜钟上?铜钟碎了?”

朱老巩明白过来,是调虎离山计。他一时气炸了肺,眼睁睁看着严老尚,吐了两口鲜血,倒在地上,脸上像蜡渣一般黄。

严老尚也一本正经拍桌子大骂道:“这他娘的是干什么?掘坟先埋了送殡的!给朱老巩使了调虎离山计,又掀大腿迈了我个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顶！”说着，把大袖子一剪，就走开了。

这时，严老祥可慌了神，抱起朱老巩，说：“兄弟，兄弟，醒醒！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事儿摆着哩，三辈子下去也是仇恨，何必闹这么大气性！”

小虎子流着泪，忙给老爹捶腿，捏脖子。

朱老巩垂下头，鼻子里只有一丝丝凉气儿。严老祥看他一下子还醒不过来，两手一抄，把朱老巩挟回家去。

这场架直打了一天。太阳平西了，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堤上愣着。眼看着铜钟被砸破，油锤钉着破钟，像砸他们的心一样疼痛，直到天黑下来，才漫散回家。

这天晚上，滹沱河里的水静静流着。锁井大街上死气沉沉，寂寞得厉害，早早没了一个人、一点声音。人们把门关得紧紧，点上灯，坐在屋子里沉默着，悄悄谈论，揣摩着事情的变化和发展。在这个时代里，朱老巩是人们眼里的英雄，他拼了一场命，并没有保护下这座古钟，争回这口气来。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只有低下头去，唉声叹气，再不敢抬起头来了！

朱老巩躺在炕上，一下子病了半月……

炕上有病人，地下有愁人。那时，母亲早就死了，小虎子和姐姐成天价围着炕转。日子过得急窄，要汤没汤，要药没药，眼看病人越黄越瘦。那时姐姐才十九，正是青春的年岁，像一枝花。她看着父亲直勾勾的眼神，心里害起怕来。

朱老巩说：“闺女！娘死了，爹疼你们，舍不得你们。可是，我不行了！”他凝着眼神，上下左右看了看姐姐。又说：“闺女！你要扶持兄弟长大！”又摩挲着小虎子的头顶说：“儿啊！土豪霸道们，靠着银钱、土地，挖苦咱庄稼人。他们是在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骨碌鸡，势不两立。咱被他们欺侮了多少代，咳！我这一代又完了！要记着，你久后一日，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他说到这里，眼神发散，再也说不下去了。

小虎子和姐姐趴在炕沿上，哭得泪人儿一般。

朱老巩看孩子们哭得痛切，一时心疼，口里涌出血水来。一个支持不住，把脑袋咕咚的摔在炕沿上。他失血过多，一口气上不来，就把眼睛闭了！

姊弟两个，扑上父亲的尸身，放声大哭起来。这天晚上，严老祥一句话也没说，把脑袋垂在胸脯上，靠着槅扇门站着。到了这刻上，他两手搂住脑袋，慢吞吞走出来，坐在锅台上，无声的流着眼泪……听孩子们哭得实在悲切，又一步一步走进小屋，蹲在朱老巩头前，凄惨地说："兄弟！你带我一块回去！我对不起你，后悔拦着你，没闯了关东……"

二

二十五年以后的一个春天，从关东开进的一一二次列车，直向保定驰来。列车通过一座长桥。轮声隆隆，车身震荡。汽笛一声吼叫，把朱老忠从梦里惊醒过来，猛的一起身，没站住脚，趔趄了两步，倒在座椅上。同车的人们，以为他得了什么症候，都扭过身子来看。说："他是怎么了……"

这时候，一个中年妇女急忙走过来，搡着朱老忠的肩膀说："醒醒儿，你是怎么了？"见朱老忠满脸通红，睫毛上吊着泪珠子，忙递过一块花条子粗布手巾，说："快擦擦，你看！"那妇女有三十五六年纪，高身杆，大脚，微黑的脸色。满脑袋黑油油的头发。说话很是干脆、响亮，一腔外路口音。朱老忠摘下毛毿毿的山羊皮帽子，把老羊皮短袄的袖子翻卷过来。敞开怀襟，小褂没结着扣儿，露出胸脯来。他接过手巾，擦了一把汗，说："啊呀！我做了一个梦。"又摇摇头说："不，不是个梦！"

妇人伸手给他掩上怀襟，说："看你，叫风吹着了！"

他合上眼睛，略歇一歇儿。又慢悠悠撩起眼皮，走到车窗跟前。探头窗外一看，黄色的平地，屋舍树林，土地河流，正落向车后。路旁柳树青青，阳光通过绿柳，射进车窗，将淡绿色的影子照在他们身上。他两手凭着窗，嘴上轻轻念着："快呀，真是快呀！二十多年时光，眨眼之间，在眼前溜过去了。如今，四十开外的人了，才回到家乡啦！"猛的，他又想起父亲逝世的时候，正和他现在的年岁差不多，也许正在这个年岁上。

一个黑黑实实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挨到他的跟前，问："到了家？不是还有一两天的路程吗？"

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听说到了还没见过的家乡，也挤过来，扒着窗户说："哪里？还没有到嘛！"

大的，叫大贵。小的，叫二贵。中年妇人，是孩子的母亲。一说到了老家，孩子们都高兴。朱老忠也抖擞着精神说："人，到了边远的地方，一见了直隶人，都是乡亲。回到保定，就像到了家乡一样，身上热烘烘的。"

真像到了家乡一样呀，他们心上兴奋得突突跳起来。朱老忠还是迷迷怔怔，心里想：当他出外的时候，正比大贵小一点，比二贵大一点……他舒开两条胳膊，打了个呵欠，又低下头去。眯糊上眼睛，细细回味梦里的情节和人物。父亲朱老巩，那个刚强的老人，矫健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心上，不会磨灭。又想起姐姐，二十多年不通音讯，她……想着，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又沉入过往的回忆里。

父亲过世了以后，剩下他和姐姐过日子。还和过去一样，他每天出去做活，回来姐姐做熟了饭，两人一块吃。年岁小，日子过得艰难。有天晚上，姊弟两个正插着门儿睡觉，有人从墙外咕咚咕咚跳过来。姐姐爬起身子，悄悄把他捅醒，说："虎子！小虎子！你听墙外头跳过人来！"

他睡得迷迷糊糊,扒着窗格棂往外一看,月亮地里,有人走近小屋。影影绰绰,看见那两个人,脸上都蒙着白布,露着两个眼儿。走过来扒着窗户说:"开门!开门!"

吓得姐姐浑身直打机灵。他说:"姐姐!甭怕甭怕!"话是这么说,外面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连他自己心里也打起噤呻来。

两个强人,在窗棂外头,贼眉鼠眼地唬着:"开门不开?不开,我们就要砸!"

他蹑手蹑脚走到外屋,擒起一把禾叉,立在门道口锅台上,姐姐站在他的脊梁后头,浑身哆嗦圆了。那两个家伙果然要砸门,咣!咣!咣的几家伙,把门砸开。一个箭步,跳进屋子来。他举起禾叉一叉,也没叉住。被强人捋着叉杆抓住他,摁窝儿拧过胳膊,按在地上,把他捆起来,嘴里塞上棉花套子。姐姐嚷了两声,要往外跑,被强人拦腰搂住,拖到屋里……

听见姐姐惨叫,他心里气呀,急呀,年纪小,骨头嫩,又有什么办法?

等强人走了,姐姐踉踉跄跄走过来,脸色惨白得怕人。颤着手,解开绳子放了他,说:"虎子!走吧,走吧,逃活命吧!爹爹死了,霸道们不叫咱姐弟活下去呀!"

他眯瞪眯瞪眼睛,说:"一个人,孤孤零零,怎么走法?"

姐姐哭哭泣泣,包上几件破衣裳,捆上一条破棉被子,说:"去找老祥大伯,叫他送你。走吧!普天下,哪里黄土不生芽,非死在这儿?"

他问:"你呢?"

姐姐说:"我?"她说出一个字,又沉默住。瞪起眼睛,在黑暗里盯着弟弟。老半天,才哭出来说:"兄弟,亲兄弟,甭管我了,我见不得人啦。你走吧,走吧!"

黑夜里,周围静寂得厉害,姊弟两个踏着月光,偷偷走出小院子。出了门,往西一扭,沿着房后头的水塘,走进大柳树林子,到了

河神庙底下，小虎子又站住。父亲的形象，现在他的眼前。姐姐扯着他的手说："快走！快走！"才沿着千里堤走出来。出村时引起一阵犬吠，离远听得千里堤外头，滹沱河里水流声，哗哗响着。走到小严村村东，下了大堤，走进老祥大伯家里。

老祥大伯，听说十几岁的孩子也要出外，心上皱起疙瘩，半天不说话。老祥大娘也暗里抽泣，看着朋友的孩子为难。实在难离难舍呀！等公鸡叫了一遍，天快亮了，老祥大伯杀了杀腰，在房顶上摘下那杆红缨枪，扛在肩上。叫他儿子志和背上行李。穿过梨树林子，送虎子出村。走出梨树林子的时候，老祥大娘又把他叫回来，拍着他肩膀说："虎儿！虎儿！不管走到哪里，莫忘了给我来封信。嗯！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你娘虽死了，还有我，还有你姐姐，心上牵你。孩子！"她说着，又流下眼泪来。

路上走着，志和说："虎子哥，出去了，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也给我来封信，我去找你。"

他回过头，盯着志和走了七八步，说："不，兄弟！几年以后，我一定要回来！"说着，抬头一看，老祥大伯高大的身影，扛着长枪，在后头跟着。

走了十里路的样子，他们才分手了。

他一个人悄悄离开锁井镇，上了保定。那时候，这条铁路早就修上，没有钱，坐不上火车，沿着铁路旁的村庄，要着饭，到了北京。在北京，看见了很多拖长辫、戴花翎缨帽、坐着八抬大轿的老爷们。他在那里当了半年小工，又到天津学织毯子。织着织着，爹爹的容貌就现在他的眼前。一想起爹的死，心上就烦躁不安。他想：这一条线一条线的，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又背上铺盖卷，提起腿下了关东。

他一个人，在关东的草原上走来走去：在长白山上挖参，在黑河里打鱼，在海兰泡淘金。受了多少年的苦，落下几个钱，娶下媳妇，生了孩子，才像一家子人家了。可是，他一想起家乡，心上就像

辘轳一样,搅动不安。说:“回去!回到家乡去!他拿铜铡铡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分血仇!”

车身颠荡,摇得身子巍巍颤颤。他眯糊着眼睛,回忆了一生的遭遇。想到这里,不知不觉出了一口长气,眼上掉出泪花来。放开铜嗓子,铜声响器的喊出来。同车的旅客们都停止了声音,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笑着纳闷儿:“这人儿,是怎么了?”

火车还没有进站,徐徐慢下来。旅客们开始鼓捣行李,准备下车。大贵他娘,也从座位上站起来,伸手打个舒展,才说取下行李,朱老忠说:“不忙,不忙,一忙就要失手。”

听得说,贵他娘停住手。又递过手巾说:“看你,再擦擦汗。”

朱老忠接过手巾,说:“在北满的时候,还冷着呢,一进关就热了。”

火车一进站,嘈杂的声音像潮水般涌上来。用旧道木夹起来的围墙上,有卖烧鸡的,卖甜酱的,卖“春不老”的,一股劲儿乱喊。

火车进站了,脚夫推着手车走上来。检票员手里拿着钳子,开了栅门,等待收票。等不得火车停住,就有人从窗口扔出行李,又从窗口跳下车去。看人们着急,大贵和二贵也着了急,扛上包袱向外撞。朱老忠一把将大贵捞回来,又一把将二贵也捞回来,连连说:“不慌,不慌,慌什么?”

抓回二贵,大贵又挣出去,伸直脖子往人群里钻。他把脑袋伸到人们胳肢窝底下,三扛两扛,像泥鳅钻沙,钻出人群去。

二贵见哥哥先出去,也挣脱了父亲的手,伸起脑袋向人群里碰。这边碰碰,那边碰碰,他哪里碰得动?又低头搭脑的走回来,红着脸,钻在娘胳肢窝里。

朱老忠背着褥套,看着他的两个儿子,摸着胡髭,笑模悠悠儿说:“青年人,就是爱抢先儿!”

贵他娘说:“哼!两头小犊儿!”又摩挲着二贵的头顶说:“看看,长出抵角芽儿不?”低头看了看二贵,笑了笑。二贵也笑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